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〇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著

南北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二冊

(14)

第二十六回 篡宋祚廢主出宮 弑魏帝淫嫗專政

却說蕭道成還鎮東府，命長子隨爲江州刺史，次子嶷爲中領軍，進尚書左僕射，王僧虔爲尚書令，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，柳世隆爲右僕射，道成送還黃鉞，自加太尉，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軍事，加衛將軍，褚淵爲中書監司空，召平西將軍黃回還至東府，留往外齋，卽令寧朔將軍桓康率數十人縛回，歷數回罪，一刀殺死，驃騎長史謝朓，素有清名，道成欲引爲腹心，參贊大業，每夜召入與語，屏除侍從，但使二小兒捉燭，總道他有佐命良謨，造膝前陳，那知朓坐的多時，並沒有說及心事，道成恐朓爲難，取燭置案，再遣去二小兒，朓仍然無言，愚不可及，道成乃呼入左右，朓亦別去，太尉右長史王儉，窺知道成微意，密語道成道：「功高不賞，古今甚多，如公所處地位，難道可長居北面麼？」道成佯爲呵止，面色却微露歡容，儉又說道：「蒙公青睞，故言人所未言，奈何見拒！試想宋氏失德，非公何能安定？但恐人情澆薄，未能久持，公若再加延宕，人望且從此去了！不但大業永淪，連身家亦將難保呢！」道成始徐徐道：「卿言亦似有理。」儉復道：「公今日名位，不過一經常宰相，理應加禮同寅，微示變革，現在朝右大臣，惟褚公尚可與商，儉願爲公先容。」教孫升木，不顧名義。道成道：「我當自往！」

越兩日親訪褚淵，說了許多閑文，方餞說道：「我夢應得大位。」淵支吾道：「目下一二年間，恐未便輕移，就使公有吉夢，亦未必應在旦夕，請公慎重爲是！」道成乃出，還告王儉，儉答道：「這是褚公尚未曾達識哩，儉當爲公設法！」遂倡議加道成太傅，假授黃鉞，使中書舍人虞整草詔，簡直是沒有宋主。道成親吏任遐道：「如此大事，應報褚公。」道成道：「褚公不從，奈何？」遐笑道：「褚彥回係褚淵字。貪生怕死，並沒有奇材異能，怕他甚麼！遐今往報，不患不從！」道成乃令遐告褚，褚淵前尚猶豫，經遐怵以利害，淵果無異詞，確是貪生怕死。

還欣然還報，便即繕詔頒發，假道成黃鉞都督中外諸軍，加官太傅，領揚州牧，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，餘官如故。道成上表伴辭，由侍臣奉詔敦勸，乃受黃鉞，辭殊禮。酷肖劉裕召隲爲領軍將軍，調嶷爲江州刺史，令三子映爲南兖州刺史，四子晃爲豫州刺史。

已而宋主準立謝氏爲皇后，十二歲即立皇后，未免太早。

后係故光祿大夫謝莊女孫，即謝朓姪女。旣已正位，覃恩

慶賞，再申前命，加封道成，道成尙不肯受。越年正月，擢江州刺史蕭嶷都督荆湘等八州軍事，領荊州刺史，出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。道成又欲引用謝朓，令爲左長史，嘗置酒召飲，與論魏晉故事，微言挑逗道：「昔石苞不早勸晉文，指司馬昭遲至奔喪，方纔慟哭，若與馮異相較，馮異東漢人，曾向光武帝勸進究不得爲知幾。」朓答道：「晉文世事魏室，所以終身北面，設使魏行唐虞故事，亦當三讓鳴高。」

道成愀然不樂，改官朓爲侍中，更用王儉爲長史。儉格外效力，先申前命，請道成不必再辭。復擬加封公爵，初議封爲梁公，員外郎崔祖思道：「織書有云，金刀利刃齊刈之，今宜稱齊，乃應天命。」於是代爲繕詔，進道成爲相國，總掌百揆，封十郡爲齊公，備九錫禮。所有官屬禮儀，並仿朝廷。道成三讓乃受，即命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兼領吏部。

會宣城太守楊運長免職還家，道成遣人勒死運長。陵源令潘智與運長友善，爲臨川王劉綽所深知。綽係故臨川王義慶孫，承襲舊封，自憂宋祚將移，遂遣親吏陳讚向智代白道：「君係先帝舊人，我是宗室近屬，一旦權奸得志，勢難兩全，乘此招合內外，起圖保國，尙可挽回末運，免致淪胥。」智佯爲允諾，遣歸陳讚，暗中却報知道成。道成即遣兵捕綽，並綽兄弟親黨悉數加誅。

嗣復毒死武陵王贊，召還雍州刺史張敬兒，令爲護軍將軍，授蕭長懋爲黃門侍郎，出官雍州刺史。長懋係道成孫，即隲長子，隲領南豫州刺史，爲相國副。尋復進爵道成爲齊王，增封十郡，得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冕十有二

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樂舞八佾，設鐘簴宮懸。世子頤改稱太子，王女王孫爵命，一如舊儀。與劉裕篡晉時好似一幅印板文字。於是大事告成，好把那劉宋四世六十年的帝祚，輕輕奪來。

不到數日，便逼宋主準禪位，可憐十三歲的小皇帝，在位祇三年，也要他下禪位詔。詔曰：

惟德動天，玉衡所以載序；窮神知化，億兆所以歸心。用能經緯乾坤，彌綸宇宙，闡揚鴻烈，大庇生民。晦往明來，積代同軌。前王踵武，世必由之。宋德湮微，昏毀相襲，景和騁悖於前，元徽肆虐於後。三光再霾，七廟將墜，璇極委馭，含識知泯。我文武之祚，眇焉如綴，靜惟此紊，夕惕疚心。相國齊王，天誕叡聖，河嶽炳靈，拯傾提危，澄氛靖亂，匡濟艱難，功均造物。宏謀霜照，祕算雲回，旌旆所臨，一麾必捷，英風所拂，無思不偃。表裏清夷，遐邇寧謐。既而光啓憲章，弘宣禮教，姦宄之類，覩隆威而革情，慕善之儔，仰徽猷而增厲。道邁於重華，勳超乎文命，蕩蕩乎無得而稱焉！是以辯髮左衽之酋，款關清吏，木衣卉服之長，航海來庭，豈惟蕭愼獻楮，越裳薦輦而已哉！故四奧載宅，六府克和，川陸效珍，禎祥麟集，卿煙玉露，旦夕揚藻，嘉穰芝英，暑刻呈茂。革運斯炳，代終彌亮，負辰握樞，允歸明哲，固已獄訟去宋，謳歌適齊。昔聖政既淪，水德締構，天之歷數，較焉攸徵。朕雖寡昧，聞於大道，稽覽隆替，爲日已久，敢忘列代遺則，人神至願乎！便遜位別宮，敬禪於齊，依唐虞魏晉故事，俾衆周知。

這詔傳出，宋主準應即徙居。那陰鷲險狠的蕭道成，尙有一番做作，連上三表懇辭，所以宋主還得淹留一日。王公大臣，統向齊王府勸進，朝廷又連下詔書，促令受禪。內推外輓，統是一班狐羣狗黨，巧爲播弄，遂於次日行禪位禮。

宋主準本應臨軒，他却畏縮得很，匿居佛蓋下。王敬則引兵入殿，令軍士舁着板輿，趨進宮中，脅主出宮。因宋主避匿，一時搜尋不着，惹得敬則動惱，大肆咆哮。太后等驚駭得很，只好自督內侍，四處找尋。既將幼主覓着，乃送交敬則，可憐幼主準，鼻涕眼淚，迸做一堆，瞧着板輿，好似囚車一般，不肯坐入。當由敬則擁令升輿，驅使出殿，準收

淚語敬則道：「今日要殺我否？」敬則道：「沒有此事，不過徙居別宮，官家先世取司馬家，也是這般！」報應顯然。準復泣下，自作恨聲道：「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！」帝王末路，多牛如此，人生何苦想作皇帝！宮中自太后以下，無不哭送。

準復拍敬則手道：「如無他慮，願餉公十萬錢！」敬則不答，及出至朝堂，百官均已候着，獨侍中謝朓入直閣中，並未出來。當由詔使趨呼道：「侍中應解璽綬授齊王！」朓答道：「齊自應有侍中，何必使我！」說着，引枕自臥。詔使不禁着忙，便問道：「侍中是否有疾？我當走報！」朓又道：「我有甚麼疾病，不勞誑言！」詔使無法，只好自去。朓竟步出東掖門，登車還宅。

齊僕射王儉代爲侍中，趨至宋主身旁，解去璽綬。敬則遂令宋主改乘畫輪車，出東掖門，就居東邸，靜待新皇命令。光祿大夫王琨在晉末已爲郎中，至是復見宋主授禪，便攀宋主車號哭道：「他人以壽爲歡，老臣以壽爲戚，旣不能先驅螻蟻，乃復遇着此事，怎得不悲！」老而不死是爲賊。左右亦爲泣下，敬則反加呵止。俟宋主已入東邸，派兵監守，然後再入殿門。

司空褚淵尚書令王僧虔，齋奉璽綬，率百官馳詣齊宮，道成尚佯爲謙讓。善學劉裕。淵等固請受璽，并由淵宣讀璽書道：

皇帝敬問相國齊王：大道之行，與三代之英，朕雖闇昧，而有志焉。夫昏明相襲，暑景之恆度，春秋遞運，歲時之常序，求諸天數，猶且隆贊矧伊在人，能無終謝？是故助華弘風於上，葉漢魏垂式於後昆。昔我高祖欽明文思，振民育德，皇靈眷命，奄有四海。晚世多難，姦宄實繁，鼙鼓宵聞，元戎旦警，億兆夷人，啓處靡厝，加以嗣君荒怠，敷虐萬方，神鼎將遷，寶策無主，實賴英聖，匡濟艱危。惟王體天則地，含弘光大，明並日月，惠均雲雨，國步斯梗，則稜威外發，王猷不造，則淵謨內昭，重構閩吳，再寧淮濟，靜九江之洪波，捲海圻之氛沴，放斥凶昧，存我宗祀，舊物維

新三光改照，逮至寵臣裂冠，則裁以廟略，荆漢反噬，則震以雷霆。麾旆所臨，風行草靡，神算所指，龍舉雲屬，諸夏廓清，戎翟思歸，興文偃武，闡揚洪烈，明保冲昧，翺翔禮樂之場，撫柔黔首，咸躋仁壽之域。自霜露所墜，星辰所經，正朔不通，人迹罕至者，莫不踰山越海，北面稱藩，款關重譯，修其職貢。是以禎祥發采，左史載其奇，玄象垂文，保章審其度。鳳書表肆類之運，龍圖顯班瑞之期，重以珠衡日月，神姿特挺，君人之義，在事必彰。書不云乎：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，民心無常，惟惠之懷。神祇之眷如彼，蒼生之願如此，笙管變聲，鐘石改調，朕所以擁璇持衡，傾佇明哲。昔金德既淪，而傳祚於我有宋，曆數告終，實在茲日，亦以水德而傳於齊。式遵前典，廣詢羣議，王公卿士咸曰：惟宜。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書監司空褚淵，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，奉皇帝璽綬，受終之禮，一依唐虞故事。王其允副幽明，時登元后，寵綏八表，以酬昊天之休命。

還有太史令陳文建，奏陳符命，說自六爲亢位，後漢歷一百九十六年，禪位與魏；魏歷四十六年，禪位與晉；晉歷一百五十六年，禪位與宋；宋歷六十年，禪位與齊，數朝俱六終六受，驗往揆今，若合符節，這便是大齊受命的符瑞。牽強附會。王儉又呈上卽位的儀注，勸道成卽日登基，因擇定宋昇明元年四月甲午日，卽位南郊，祭告天地，改元建元，登壇受賀。褚淵王僧虔以下，稱臣三呼，舞蹈如儀。醜。

禮成還宮，頒詔大赦，廢宋主準爲汝陰王，王太后爲汝陰王太妃，謝皇后爲汝陰王妃，撤去汝陰王陳太妃名號，各令遷出宮中，移居丹陽，築宮置戍，限制自由。降宋晉熙王燮爲陰安公，江夏王躋爲沙陽公，隨陽王翽已改封爲隨陽王。爲舞陰公，新興王嵩爲定襄公，建安王禧爲荔浦公，郡公主爲縣君，縣公主爲鄉君。所有宋室功臣子孫，襲爵封國，一併撤銷，唯存南康華容萍鄉三邑封爵，使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宗祀。二臺官僚，依任攝職，進褚淵爲司徒，柳世隆爲南豫州刺史，陳顯達爲中護軍，王敬則爲南兗州刺史，李安民爲中領軍，他如王儉張敬兒以下，各加官進爵有差。

褚淵從弟炤，前爲安成太守，卸職家居，當淵奉璽勸進時，曾問淵子賁道：「司空今日何往？」賁答道：「奉璽綬往齊王府。」炤嘆道：「我不知汝家司空，把一家物送與一家，是何命意？」及淵爲司徒，賀客迎門，炤復嘆道：「彥回少立名行，不意病狂至此，門戶不幸，致有今日，倘使彥回作中書郎時，便卽病死，豈不是一位名士麼？正惟名德不昌，乃享期頤上壽。」

淵有此弟，不啻陌惠。淵聞炤言，頗自覺慚悶，上表辭官，奉朝請裴顗獨上表數道成罪惡，挂冠徑去。道成遣人追及，把他殺死，太子蕭頤請殺謝朓，道成搖首道：「彼不畏死，我若殺他，反成彼名，不如置諸度外，足示包容。」於是朓乃免死，但罷職歸家。

處士何點戲語人道：「我已撰罷齊書首列功臣二贊，分作十六字四句。第一句是淵既世族，第二句是儉亦國華，第三句是不賴舅氏，追恤國家！」原來淵父湛之曾尙宋武帝女始安公主，儉父僧綽亦尙武康公主，所以何點譏諷二人如是云云。

那廢主準徙居丹陽，未及匝月，忽聞門外有走馬聲，衛士疑爲亂起，奔入殺準，僞報病死。蕭道成未曾加罪，反且賞功，但追諡爲宋順帝，一切飾終儀制，如晉恭帝故事。宋自武帝至此，共歷四世八主，計六十年而亡，尤可恨的是齊主道成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劉宋宗室如陰安公燮以下，一概捕戮，各家無論少長，也同處死。惟劉遵考子澄之與褚淵善，淵代爲哀求，總算赦免，尙得倖存。

比劉裕還加慘毒，故享國較短。

蕭氏既開國號齊，追尊祖考，他本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，當然以蕭何爲始祖。蕭何居沛，何孫彪徙居東海蘭陵縣，傳至淮陰令令整，卽道成五世祖，適值晉亂，奔至江左，居晉陵武進縣。當時邑人統皆南徙，便號稱爲南蘭陵。道成父承之仕宋至右軍將軍，屢立戰功。

前文於承之事亦曾散敘。宋元嘉二十四年，承之病歿，道成年亦弱冠，姿表英異，龍顏鐘聲，鱗紋徧體，時人已目爲英奇。又有一種異徵，他母陳氏生道成時，屢憂乏乳，夜夢神人持糜粥兩甌，呼令盡飲，飲畢乃醒，乳遂大出，陳氏也不勝驚異。道成有庶兄二人，一名道度，一名道生，有相士見陳氏道：「夫人

當生貴子，只可惜不能親見！陳氏嘆道：「我有三兒，不知將那個應相？」嗣復指道成道：「嗣將大約將來當應驗汝身呢！」原來道成表字紹伯，小名嗣將，當喪父時，家之餘貲，母陳氏尚親操井臼。及道成爲建康令，冬月尚無縑纈，獨奉膳甚厚。陳氏嘗撤去兼肉，語道成道：「居家務宜勤儉，我得一盤肉食，也好知足了。」未幾亦歿。

道成篡宋受禪，追尊父承之爲宣皇帝，母陳氏爲孝皇后。還有兩兄一妻，均先時去世，追封兄道度爲衡陽王，道生爲始安王。妻劉氏少年寢臥，常有雲氣擁護，適道成後，治家有法。宋明帝末年，劉亦病歿，昇明二年，追贈爲齊國妃。齊建元元年，復冊諡爲昭皇后。補敘蕭氏履歷，是必不可少之筆。太子隲爲皇儲，次子嶷爲豫章王，三子映爲臨川王，四子晃爲長沙王，五子暉爲武陵王，六子暠爲安成王，七子鏘爲鄱陽王，八子鏐爲桂陽王，九子早歿，十子鑑爲廣陵王，十一子鈞爲衡陽王。鈞出繼道度爲嗣，皇孫長懋爲南郡王，光前裕後，安國定邦，饒有興朝氣象。

慕聞魏遣梁郡王拓跋嘉奉丹陽王劉昶，昶係宋文帝第九子，景和元年奔魏，事見前文。南侵壽陽，齊主道成怡然道：「我早料有此着，已派垣崇祖出鎮豫州，力能制虜，當不至有他慮。」遂不復調兵遣將，但撥運糧餉，接濟壽陽。

小子欲敍壽陽戰事，又不得不將北朝事迹，約略補述。自魏主弘傳位太子，自居崇光宮，柔然侵魏，弘因嗣主年幼，不能治軍，乃復督兵北討，逐走虜衆。嗣復南巡西幸，一再外出，這位淫狡不貞的馮太后，樂得與李奕朝歡暮樂，共效于飛。應二十三回。適尚書李訢出爲相州刺史，受賊枉法，被人告訐，尚書李敷暗中袒訢，替他掩飾，偏爲上皇弘所聞，檻車徵訢，考驗當死。又欲黜退李敷兄弟，訢設法，謂應訐發李敷兄弟陰事，當可免罪。訢初意不欲背敷，轉思生死攸關，也顧不得舊時僚誼，乃列李敷兄弟罪狀三十餘條，奏陳上去。弘不禁大怒，立誅李敷兄弟，訢得減死。未幾仍復任尚書。

看官，你想這馮太后貪歡戀愛，與李奕如何情密，平白地將情夫誅死，怎得不痛恨交併！當下囑使左右，就上皇弘飲食間，暗加酖毒。弘不知就裏，食將下去，須臾毒發，痛得肝腸寸裂，七竅流血，一命嗚呼！婦人心腸如此陰毒，年

僅二十三歲。追諡爲獻文帝，廟號顯祖。時爲魏主宏延興六年，卽宋主昱元徽四年。點醒年序，令人豁目。

馮太后復臨朝稱制，改元太和，受尊爲太皇太后，知書達事，親決萬機。授兄馮熙爲太師中書監。熙恐人情不服，一再乞辭，乃出除洛陽刺史，仍官太師。太卜令王叡姿貌偉哲，由馮氏特加青睞，令作李奕第二，超拜尙書祕書令。李冲、美秀而文，亦邀私寵。去一得二，其樂也融融。外面却優禮勳舊，如東陽王拓跋丕等，均加厚賞。

丹陽王劉昶，由宋奔魏，迭遭寵遇，三尙公主。至是聞蕭氏篡宋，表請聲討。馮太后與羣臣計議，許昶規復舊業。世昨江南，作爲魏藩，乃發兵數萬，號稱二十萬人，歸梁郡王嘉統帶，奉昶南下。壽陽大震。豫州刺史垣崇祖却不慌不忙，想出一條禦敵的計策，保守危城，果得建功。小子有詩嘆道：

扞邊端的仗奇謀，胡騎南侵不足憂。
借得一泓肥水力，管城城守等金甌。

畢竟崇祖用何妙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果報二字，爲釋氏口頭禪，儒家亦未嘗不守此說。子與氏曰：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；殺人之兄，然則非自殺之也，一間耳。觀於劉裕篡晉，傳及四世，而蕭道成起而篡宋，與劉裕如出一轍。陰謀攘奪，陽示謙恭，零陵汝陰，同歸於盡。王敬則更明告汝陰王，謂官家先取司馬家亦如此，令起劉裕而問之，恐亦不能自解也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其報應誠巧矣哉。魏馮太后之弑魏主弘，亦未始非北朝之果報。北朝故事，後宮生子，將爲儲貳，必先令其母自盡，祗俗相沿，乃有母殺其子之怪劇，是亦一天之巧於報應也。若夫蕭道成之奸險，與馮太后之淫亂，則演義已詳，無容贅論焉。

第二十七回 膺帝錄父子相繼 禮名賢昆季同心

却說齊豫州刺史垣崇祖，聞魏兵大至，卽設一巧計，命在壽陽城西北，疊土成堰，障住肥水。堰北築一小城，四

周掘塹，使數千人入城居守。將佐統言：「城小無益，不足阻寇。」崇祖笑曰：「我設此城，無非爲誘敵起見。虜騎遠來，驟見城小，必以爲一舉可拔，悉力盡攻，謀破我塹，我決塹縱水淹彼，不備，就使不盡淹沒，也要漂流不少。銳氣一挫，自然遁去了！」原是計。將佐等方無異言。

果然魏兵一至，卽攻小城。崇祖自往督禦，坐着肩輿，從容登城。魏兵舉首仰望，但見他冠服雍容，不穿甲冑，首戴白紗帽，身著白絳袍，好似平居無事一般。大衆很是驚訝，惟自恃人多勢旺，也不管他甚麼態度，當卽蟻附攻城。不意澎湃一聲，大水驟至，城下一片汪洋，害得魏兵無從立足，慌忙倒退。怎奈前隊兵士被後隊擠住，一時不能速走，那流水最是無情，霎時間淹去人馬已達千數。餘衆拚命奔逃，也已拖泥帶水，狼狽不堪。這一場的挫敗，把魏兵一股銳氣銷磨了一大半。崇祖仍將肥塹築好，還駐壽陽，一面派兵往廬山，令他埋伏城外，與城中相呼應，防敵往攻。魏將梁郡王嘉，心果未死，移師往攻廬山，甫至城下，伏兵齊起，與守卒內外夾擊，又殺傷魏兵千餘。梁郡王嘉只好麾衆北走，退出豫州境外去了。

先是崇祖在淮上，謁見齊主蕭道成，便自比韓信。白起，衆皆未信。及捷報入都，齊主語朝臣道：「我原料他力能制虜，令果如是，真是朕的韓白呢！」可惜是爲汝爪牙，終累盛名。遂進官都督，號平西將軍，增封千五百戶。崇祖聞陳顯達、李安民等得增給軍儀，因也上表請求，隨卽奉到朝廷敕書，謂卿才如韓白，比衆不同，今特賜給鼓吹一部，崇祖拜受。又恐魏騎轉寇淮北，奏徙下蔡城，至淮東。

是年夏季，魏兵果欲攻下蔡，既聞內徙，乃聲言當平除故城。崇祖麾下諸將佐，慮虜騎設戍故城，崇祖道：「下蔡距鎮甚近，虜豈敢立戍，不過欲平城示威罷了。我當率衆往擊，休使輕視！」遂率衆渡淮。正值魏兵毀掘城址，便驅兵殺將過去，嚇得魏兵棄去器械，匆匆退走。崇祖趁勢奮擊，追奔數十里，殺獲數千人，到了日暮，纔收軍回城垣。氏威名從此遠震。

越年，魏兵復侵齊淮陽，軍將成買拒守甬城。齊遣將軍李安民、周盤龍等領兵往援，買亦出城與戰。魏兵分頭抵敵，很是利害，買竟戰死。李安民、周盤龍等與魏兵相持，未分勝負。那魏兵已戰勝買軍，併力來圍李、周兩人。盤龍子奉叔率壯士二百人突入魏兵陣內，又被魏兵圍住，或言奉叔陷歿，惹得盤龍性起，躍馬奮稍，殺入魏陣，所向披靡。奉叔乘隙殺出，聞知乃父陷入，復轉身殺進，救父盤龍。父子兩騎縈擾，十盪十決，得將魏兵擊退。李安民驅軍追，上力破魏兵，魏兵約有數萬，四散奔逃，乃不敢再窺齊境。劉昶亦打消前念，還居平城。

既而齊遣參軍庾僧朗至魏行聘，魏主宏問僧朗道：「齊輔宋日淺，何遽登大位？」僧朗答道：「唐虞登庸，身陟元后，魏晉匡輔，貽厥子孫，這都是因時制宜，不容相提並論呢。」魏主却也不加辯駁，惟賜宴時，尚有宋使一人，因蕭齊篡宋，留住魏都，至是也召入列宴，位置在僧朗上首。僧朗不肯就席，宋使出言詬詈，頓時惱動僧朗，拂衣趨出，仍就客館俟命。劉昶袒護宋使，陰使人刺殺僧朗，魏主宏頗不直劉昶，厚贐喪儀，送櫬南歸，並遣還宋使。齊主道成，尚欲整兵北伐，只因年將花甲，筋力就衰，有時且患疾病，未免力不從心。

好容易過了四年，褚淵已進任司徒，豫章王嶷進位司空，兼驃騎大將軍，領揚州刺史，臨川王映爲前將軍，領荊州刺史，長沙王晃爲後將軍，兼護軍將軍，南郡王長懋爲南徐州刺史，安成王勰爲江州刺史，召還江州刺史王延之，令爲右光祿大夫，未幾疾病交作，醫治罔效，甚且沈重，自知不起，乃召司徒褚淵、左僕射王儉至臨光殿，面授顧命，且下遺詔道：

朕本布衣素族，念不到此，因藉時來，遂隆大業。風道沾被，升平可期，遭疾彌留，至於大漸。公等奉太子，願如事朕，柔遠能邇，輯和內外，當令太子敦穆親戚，委任賢才，崇尚節儉，弘宣簡惠，則天下之理盡矣。死生有命，夫復何言！

越二日，就在臨光殿逝世，年五十六，在位只四年。太子蕭賾嗣位，追諡爲高皇帝，廟號太祖，竈武進泰安陵。齊

主秉性清儉，喜怒不形，博涉經史，善屬文，工草隸書。卽位後，服御無華，主衣中有玉介導，或作玉導，係是冠簪。謂留此反長病源，命卽打碎。後宮器物欄檻，向用銅爲裝飾，悉改用鐵。內宮施黃紗帳，宮人著紫皮履，華蓋除金花，爪用鐵迴釘，嘗語左右道：「使我治天下十年，當使黃金與土同價。」卽使天假之年，恐亦未能得此，且恭儉乃是小善，不能掩篡弑大惡，夸誕何爲。

自齊主歿後，嗣主賾力從儉約，尚有父風。賾小字龍兒，爲劉昭后所出。劉昭后見上生賾時，與始陳孝后同夢，見龍據屋上，因字賾爲龍兒。賾少受父訓，頗具韜略，後來亦屢立戰功，至是得承遺統，升殿卽位，命司徒褚淵錄尚書事，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，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，司空豫章王嶷爲太尉，追冊故妃裴氏爲皇后。裴氏爲左軍參軍裴璣之女，納爲太子妃，建元三年病歿，予諡曰穆，故前稱穆妃，後稱穆皇后。立長子長懋爲太子，次子子良爲竟陵王，三子子卿爲廬陵王，四子子響出爲豫章王，嶷養子，未得受封，五子子敬爲安陸王，六子早歿，七子子懋爲晉安王，八子子隆爲隨郡王，九子子真爲建安王，十子子明爲武昌王，十一子子罕爲南海王，餘子並幼，因特緩封。尚有幼弟數人，前尚年少，未得封爵，乃特封皇十二弟鋒爲江夏王，十五弟銳爲南平王，十六弟鏗爲宜都王，後來又封十八弟鉢爲晉熙王，十九弟鉉爲河東王，總計齊祖蕭道成，共生十九男，自賾以下至十一子，已見前回，三十四十七子，早亡無名，史家稱爲高祖十二王。衡陽王鈞出繼，不在此例。太子長懋子昭業，亦得受封爲南郡王。司徒褚淵復進位司空，且由嗣主賾召宴東宮，羣臣多半列席，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談論，語言間偶有齟齬。淵不肯少讓，文季怒道：「淵自謂忠臣，他日死後，不知如何見宋明帝！」淵亦老羞成怒，起座欲歸，還是齊主賾好言勸解，特賜他金鏤柄銀柱琵琶。朝秦暮楚，不啻倡伎，應該特賜琵琶。乃頓首拜受，終席始出。

越宿入朝，天氣盛熱，紅日東升，淵用腰扇爲障。功曹劉祥從旁揶揄道：「作這般舉止，怪不得沒臉見人！但用扇遮面目，有何益處？」淵聽入耳中，禁不住開口道：「寒士不遜。」祥冷笑道：「不能殺袁劉，怎得免寒士！」淵慙

不能答，自是愧憤成疾，竟致謝世。淵丰采過人，獨眼多白睛，世擬爲白虹貫日，指作宋氏亡徵。亦太附會。歿時年四十八歲。長子賁爲齊世子中庶子，領翊軍校尉，既丁父憂，當然免職。及服闋進謁，詔授侍中，領步軍校尉，賁固辭不拜。淵曾封南康公，賁當襲爵，他復讓與弟纂，自稱有疾。大約是恥父失節，所以守志不仕，營墓終身，這也可謂善幹父蠱了。幸有此兒。

越年改元永明，授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，護軍將軍長沙王晃爲南徐州刺史，鎮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南兖州刺史。召還豫州刺史垣崇祖，令爲五兵尚書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爲五兵。改司空諮議荀伯玉爲散騎常侍。從前齊主賁爲太子時，年已強壯，與乃父同創大業，朝政多由專斷，倖臣張景真驕侈僭擬，內外莫敢言，獨司空諮議荀伯玉密白宮廷。齊祖道成，卽命檢校東宮收殺景真，且宣敕詰責太子。賁驚惶稱疾，月餘尙難回父意，幾乎儲位被易。幸虧豫章王嶷無意奪嫡，孝悌兼全，王敬則又替賁救解，始免易儲。但伯玉益得上寵，賁更引爲怨恨，與伯玉勢不相容。垣崇祖亦未嘗附賁，當破魏入朝時，嘗與太祖密談終夕，賁亦未免懷疑，因此卽位改元，便召崇祖入都，佯爲撫慰。過了數月，密囑寧朔將軍孫景育，誣告崇祖構煽邊荒，意圖不軌。伯玉與爲勾結，約期作亂等事，遂將崇祖伯玉收繫獄中，論死處斬。

車騎將軍張敬兒因佐命有功，很得寵遇，家中廣蓄妓妾，奢侈逾恆。初娶毛氏，生子道文，後見尚氏女有美色，竟將毛氏休棄，納尚氏爲繼妻。尚氏嘗語敬兒道：「從前妾夢一手熱，君得爲南陽太守，嗣夢一脾熱，君得爲雍州刺史，近復夢半身熱，君得爲開府儀同三司，今且夢全體俱熱，想又有絕大的喜事了。」要殺頭了。敬兒大悅，私語左右，當有人報入宮中。齊主賁不能無疑，敬兒又遣人貿易蠻中，朝廷又疑他勾通蠻族，適華林園設齋超薦，朝臣皆奉敕入園，敬兒亦往。纔經入座，卽有衛士突出，拏下敬兒。敬兒自脫冠貂，憤然投地道：「都是此物誤我！」一盒圖官貴者其寵之下獄數日，便卽誅死。子道文道暢道固道休並伏誅，惟少子道慶赦免。聊爲汝陰吐氣。弟恭兒官至員外郎，留

居襄陽，聞敬兒被誅，率數十騎走蠻中。

小子嘗閱宋書，得悉敬兒兄弟略迹。敬兒初名狗兒，恭兒名猪兒，宋明帝因他名稱鄙俚，改名敬兒。恭兒、敬兒，叛宋佐齊，做了一個開國功臣，總道是與齊同休，那知閱時未幾，父子同死刀下，這可見助惡附逆的賊臣，徼倖成功，也不能富貴到底，人生亦何苦不爲忠義呢！敬兒本南陽人，曾在襄陽城西築造大宅，儲積財貨。恭兒雖官員外郎，却不願出仕，並與敬兒異居，自處上保村中，起居飲食，不異凡民，自慮爲兄受累，乃竄迹蠻穴。後來上表自首，歷陳本末，齊主蹟亦知他與兄異趣，下詔原宥，仍得還家。一死一生，公理自見，本書不嫌瑣敘，實欲喚醒夢夢。

侍中王僧虔爲宋太保王弘從子，世爲宰輔。齊祖蕭道成素與僧虔友善，所以開國前後，特加重任。齊祖善書，僧虔亦善書，兩人嘗各書一紙，比賽高下，書畢，齊祖笑示僧虔道：「誰爲第一？」虔答道：「臣書第一，陛下書亦第一。」齊祖復笑道：「卿可謂善自爲謀了！」

建元三年，出任湘州刺史，都督湘州諸軍事。永明改元，召還都中，授侍中、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。僧虔累表固辭，尚書令王儉係僧虔從子，僧虔與語道：「汝位登三事，將邀八命褒榮，我若復得開府，是一門有二臺司，豈不是更增危懼麼？」既而得齊主敕書，收回開府成命，改授侍中，特進、左光祿大夫。

或問僧虔何故辭榮？僧虔答道：「君子所憂無德，不憂無寵，我受秩已豐，衣煖食足，方自愧才不稱位，無自報國，豈容更受高爵，加貽官謗？且諸君獨不見張敬兒麼？敬兒坐誅，不特子姓受殃，連親戚亦且坐罪。謝超宗門第清華，不讓敝族，今亦因張氏賜死，你道可怕不可怕呢！」原來超宗爲謝靈運孫，好學有文辭，宋孝武帝時爲新安王子鸞常侍，曾爲子鸞母殷淑儀作誄，孝武帝大爲嘆賞，謂超宗殊有鳳毛，當是靈運復出，遂遷爲新安王參軍。足補前文十九回之闕後來齊祖蕭道成爲領軍，愛超宗才，引爲長史。蕭氏受禪，遷授黃門郎，嗣因失儀被黜，竟至免官，超宗未免怨望。及蕭蹟嗣統，使掌國史，除竟陵王諮議參軍，益快快不得志。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，敬兒死後，超宗語

丹陽尹李安民道：「往年殺韓信，今年殺彭越，尹亦當善自爲計！」安民具狀奏聞，齊主蹟遂收繫超宗，奪官戍越。行至豫章，復賜自盡，所以僧虔引爲申誠。

僧虔於永明三年病歿，追贈司空，賜諡簡穆。王儉本僧綽子，僧綽遇害，儉由僧虔撫養成人。至是爲僧虔守制，表請解職。齊主不許，但改官太子少傅。向例太子敬禮師長，二傅從同，此時朝廷易議，太子接遇少傅，視同賓友。太子長懋，頗知好學，每與儉問答經義，儉逐條解釋，曲爲引申。竟陵王子良臨川王映，亦嘗侍太子側，互相引證。天演講學，望重一時，子良尤好賓客，延攬文士。永明五年，進官司徒，他却移居鷄籠山，特開西邸，召集名流，聯爲文字。交當時如范雲、蕭琛、任昉、王融、蕭衍、謝朓、沈約、陸倕八人，皆有才譽。子良各與相親，號爲八友。次如柳惔、王僧孺、江革、范縝、孔休源等，亦皆預列。惟太子好佛，子良亦好佛，東宮嘗開拓玄圃，築造樓觀塔宇。子良亦就西邸中，開廈闢舍，營齋造經，召致名僧，日夕咀誦。蕭氏好佛，此爲先聲。范縝屢言無佛，子良道：「汝不信因果，何故有富貴貧賤？」縝

答道：「人生與花蕊相似，隨風飄蕩，或吹入簾幌，墜諸茵席，或吹向籬牆，落諸糞坑。殿下貴爲帝胄，譬如花墜茵席，下官賤爲末僚，譬如花落糞坑，貴賤雖殊，究竟有甚麼因果呢？」理由亦未盡充足。縝又著滅神論，以爲神附於形，形存神自存，形亡神亦亡，斷沒有形亡神存的道理。子良使王融與語道：「卿具有美才，何患不得中書郎？奈何矯情立異，自辱泥塗？」縝笑說道：「使縝賣論取官，就使不得尙書令，也好列入僕射了！」

范雲卽縝族兄，子良嘗奏白齊主，請簡雲爲郡守。齊主蹟道：「我聞雲賣弄小材，本當依法懲治，就使不爾，亦將飭令遠徙。」子良道：「臣有過失，雲輒規諫，諫草具存，儘可覆核。」遂取雲諫書上呈，由齊主蹟檢閱，約百餘紙，詞皆切直，因語子良道：「不意雲能如此直言，我當長令輔汝，怎可使他出守？」太子長懋嘗出東田觀穫，顧語僚佐道：「刈此亦殊可觀。」衆皆唯唯，不復置議。獨雲趨前進言道：「三時農務，關係國計民生，伏願殿下知稼穡艱難，毋令一朝游佚！」太子聞言，改容稱謝。齊主蹟素好射雉，雲復勸子良進諫，代爲屬草。大略說是：

鸞輿亟動，天蹕屢巡，陵犯風烟，驅馳野澤，萬乘至重，一羽甚微，從甚微之懼，忽至重之誠，臣竊以爲未可也。頃郊郭以外，科禁嚴重，匪直芻牧事罷，遂乃寇掩殆廢。且田月向登，桑時告至，士女呼嗟，易生噂議，棄民從欲，理未可安。曩時巡幸，必盡威防，領軍景先高帝從子，詹事赤斧高帝從祖弟，堅甲利兵，左右屯衛，令馳驚外野，交待疏闊，晨出晚還，頓遺清道，此實忠臣最所震迫耳。況乎衛生保命，人獸不殊，重軀愛體，彼我無異，故語云：聞其聲不食其肉，見其生不忍其死。今以萬乘之尊，降同匹夫之樂，天殺無辜，易致傷仁害福。菩薩不殺，壽命得長，施物安樂，自無恐怖，姑無論馳射之足以致危，卽此動輒傷生，亦非陛下祈天永命之意。臣本庸愚，齒又未及，以管窺天，猶知得失，廟廊之士，豈闕是非，未聞一人開一說，爲陛下遠害保身，非但面從，亦畏威耳！臣若不啓，陛下於何聞之？齊主蹟覽表，頗爲感動，不復出射。

會因連年無事，有志修文，特命王儉領國子祭酒，就在儉宅開學士館，舉前代四部書，充入館中。儉夙嫻禮學，諳究朝儀國典，所有晉宋故事，無不記憶，當朝理事，判決如流，發言下筆，皆有精采。十日一還學，監試諸生，巾卷在庭，劍衛令史，儀容甚盛，自作解散髻，斜插幘簪，朝野吏士，相率倣效。儉嘗語人道：「江左風流宰相，唯有謝安。」言下寓有自擬意。恐怕勿如。至永明七年，遇疾而歿，年纔三十八歲。禮官欲諡爲文獻，吏部尙書王晏與儉有嫌，特入啓齊主道：「此諡自宋氏以來，不加異姓。」齊主蹟乃令改諡文憲，追贈太尉侍中、中書監，舊封南昌公，仍使如故。一切喪葬禮制，悉依前太宰褚淵故事。小子有詩咏王儉道：

斜簪散髻號風流，侈擬東山轉足羞。謝傳不爲桓氏黨，如何附勢倡奸謀！

未幾爲永明八年，巴東王子響忽有謀反消息，又惹起一番兵禍來了。究竟子響是否謀反，容待下回表明。

蕭贖嗣位，卽殺垣崇祖、荀伯玉，蓋亦一雄猜之主也。崇祖爲蕭齊健將，禦虜有功，正宜令彼扞邊，永作干城，乃以青宮私怨，誣罪處死，其冤最甚。伯玉亦無可殺之罪，挾嫌報怨，置諸死地，究屬非宜。卽如張敬兒之伏誅，誅之可也，令誅者爲齊主蕭贖，不

可也。彼佐齊篡宋，甘爲賊首，雖死尙有餘辜，但於齊則固爲佐命功臣，殺之不以道，我且爲敬兒呼冤矣。褚淵王儉，身爲武臣，皆不足道。王僧虔因貴知懼，猶不失爲智士，然賁宋璽綬送入齊宮，對諸袁粲劉秉，當有愧色。繼以春秋賊討之義，其亦褚淵之流亞乎？長懋兄弟敬師下士，頗有可取，然江左文人，尙風流而少氣節，雖得百士亦屬無補，且佞佛唄經，幾與村嫗相似，是亦不足觀也已。

第二十八回

造孽緣孽兒自盡

全愚孝愚主終喪

却說巴東王子響，係宋主隲第四子，本出爲豫章王嶷養兒。嶷早年無子，後來連生五男，乃命將子響還本，進封巴東王。永明七年，由江州刺史調鎮荊州，都督荆襄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。子響少年好武，膂力絕人，能開四斛重硬弓，自選壯士六十人，被服甲冑，隨從左右。蒞鎮年餘，輒在內齋殺牛置酒，犒饗壯士，又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，與蠻人交易器仗。長史劉寅等密表上聞，齊主隲遣使查問，子響拒不見面，先將劉寅等拏下，一一殺斃。朝使奔歸闕下，報明齊主，齊主當然動怒，卽召將軍戴僧靜入朝，令他統兵萬人往討子響。

僧靜奏道：「巴東王少年喜事，不知審慎，長史等亦操持太急，忿不思難，所以致此。試想天子兒過誤殺人，也沒有甚麼大罪，驟然遣軍西進，反致人情惶懼，恐非良策，還請陛下三思！」僧靜所奏，似是而非。齊主乃別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，中書舍人茹法亮，帶領甲仗數百人，馳往江陵，查捕羣小，且傳詔道：「子響若束身來歸，當許保全生命。」

諧之等行至江津，築城燕尾洲，遣傳詔石伯兒，詣江陵城撫慰子響。子響閉門不納，但白服登城，呼語伯兒道：「天下豈有兒子叛父的道理？長史等捏造蜚言，負我太甚，所以將他殺死。我罪不過擅殺，便當單騎還闕，自請處